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罪与罚 ◆

[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罪与罚 ◆

[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罪与罚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 非琴译.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8.8

(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

ISBN 978-7-5545-3672-8

I. ①罪… II. ①陀… ②非…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4405号

书 名 罪与罚

作 者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罗斯)

译 者 非 琴

策 划 杨 才 蒋海燕

责任编辑 郝建国 马海霞

封面设计 于 越

版式设计 郝 旭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2.25

字 数 508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3672-8

定 价 110.00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册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9
第三章	245

下册

第四章	355
第五章	457
第六章	557
尾 声	677

第四章

“莫非这还是在做梦吗？”拉斯科利尼科夫又不由得想。

他小心谨慎而又怀疑地细细端详这位不速之客。

“斯维德里盖洛夫？多么荒唐！这不可能！”最后，他困惑不解地说出声来。

对这一惊呼，客人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

“我来找您有两个原因，第一，想和您认识一下，因为我已久仰大名，我听到的都是关于您的好话，而且很有意思；第二，我希望，也许您不会拒绝帮助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直接关系到令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利益。由于她对我抱有成见，没人引见，我独自去找她，现在她可能根本不让我进门，而有您帮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估计……”

“您估计错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

“请问，她们不是昨天刚到吗？”

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有回答。

“是昨天，我知道。因为我也不过是前天才到。嗯，至于这件事嘛，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请您听我说：为自己辩解，我认为那是多余的，不过请您告诉我：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犯了那么严重的大罪吗？也就是说，如果不带偏见，客观公正地评判的话？”

拉斯科利尼科夫继续默默地仔细打量他。

“我在自己家里追求一个无力自卫的少女，‘卑鄙地向她求婚，从而侮辱了她’——是这样吗？（我自己先说了吧！）不过您只要想想看，我也是人，*et nihil humanum*……^①总之，我也能坠入情网，我也会爱上人，（这当然是由不得我们的意志决定的）于是就用最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这儿的全部问题就是：我是个恶棍呢，还是牺牲者？嗯，怎么会是牺牲者呢？要知道，我向我的意中人提议，要她和我一道私奔，逃往美国或瑞士的时候，我可能是怀着最大的敬意，而且想让我们两个人都能获得幸福！……因为理智总是供爱情驱使。我大概是更害了自己！……”

“问题完全不在这里，”拉斯科利尼科夫厌恶地打断了他，“您只不过是让人感到讨厌，不管您对，还是不对，哼，她们不愿跟您来往，会把您赶走，您请走吧！……”

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您……您倒不会上当受骗啊！”他非常坦率地笑着说，“我本想要点儿手腕，可是，不成，您恰好一下击中了要害！”

“就是现在，您也还是在耍手腕。”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呢？”斯维德里盖洛夫坦率地笑着说，“要知道，这是所谓 *bonne guerre*^②，兵不厌诈，耍这样的花招是可以的嘛！……不过您还是打断了我。不管怎么着，我要再说一遍：要不是发生了花园里

① 拉丁文，引自古罗马剧作家杰连齐亚（约公元前195—159）的喜剧《自我折磨》。引文不正确，原文是：“我是人，凡是人所具有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我所没有的。”这句话已经成为箴言。

② 法文，“真正的战争”之意。

的那档子事，什么不愉快的事都不会有。玛尔法·彼特罗芙娜……”

“就连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据说也是让您给害死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您也听说了？不过怎么会听不到呢……嗯，对于您提出的这个问题，说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才好，虽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绝对问心无愧。也就是说，请不要以为我怕什么：一切都完全正常，无可怀疑：医生检查，发现是死于中风，这是因为她午饭吃得过饱，把一瓶酒几乎全喝光了，饭后立刻就去进行浴疗，此外没能查出任何别的原因……不，后来我考虑了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路上，坐在火车车厢里的时候：这件不幸的事……是不是我促成的，是不是我使她精神上受了刺激，或者是由于什么别的诸如此类的情况？可是我得出结论，这也绝不可能。”

拉斯科利尼科夫笑了。

“那您何必这样不安呢！”

“您笑什么？您想想看：我总共才不过抽了她两鞭子，连伤痕都看不出来……请您别把我看作犬儒主义者。因为我完全知道，我这么做是多么卑鄙，而且我还做过其他卑鄙的事。不过我也确实知道，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好像也喜欢我的这种，也可以说是风流韵事吧。关于令妹的那件事已经完全结束了。玛尔法·彼特罗芙娜不得不待在家里，已经是第三天了；已经没有必要再进城去，她拿去的那封信，大家都已经听厌了。（念信的事您听说了吗？）突然这两鞭子好似天赐的良机！她头一件事就是吩咐套上马车！……女人有时候非常、非常乐于受侮辱，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十分气愤——这我就不去说它了。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情况。一般说，人甚至非常、非常喜欢受侮辱，这您发觉没有？不过女人尤其是这样。甚至可以

说，这是她们唯一的消遣。”

有那么一会儿，拉斯科利尼科夫想要站起来，出去，这样来结束这次会见。但是某种好奇心，甚至似乎是有某种打算。暂时留住了他。

“您喜欢打架吗？”他心不在焉地问。

“不，不很喜欢，”斯维德里盖洛夫平静地回答，“我和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几乎从来不打架。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和睦，她对我总是十分满意。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七年中，我用鞭子的情况总共只有两次（如果不算另一次，也就是第三次的话，不过那一次有另外的含意）：第一次是我们结婚两个月以后，刚一来到乡下的时候，还有现在这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您却以为，我是个恶棍，是个顽固落后的家伙，农奴制的拥护者吗？嘿——嘿……顺便说一声，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记得吗，几年前，还是在带来良好效果的广开言路的时期^①，有个贵族——我忘了他姓什么了！——还在火车上鞭打过一个德国女人呢，可是激起了公愤，遭到我们全民谴责，所有报刊也纷纷予以抨击，弄得他名誉扫地^②，这件事您还记得吗？当时，好像就在那一年，还发生了《〈世纪〉杂志岂有此理的行为》^③。（喏，当众

① 指为废除农奴制作准备的那段时间（1856—1861）。在这段时间里，俄国报刊可以公开揭露警察当局滥用职权等社会弊端。

② 1860年初，报纸上在议论一个地主在火车上鞭打一个里加女人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杂志上也为此发表过文章，抨击地主的专横。

③ 这是诗人米哈依洛夫（1829—1865）一篇文章的题目。他这篇文章是对《世纪》杂志1861年第八期一篇叫作《俄罗斯的怪现象》的小品文的回答。那篇小品文攻击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托尔马乔夫在彼尔姆市的一次文学—音乐晚会上朗诵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为支持米哈依洛夫，并为托尔马乔夫辩护，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过一篇题为《光明磊落的范例》的文章，发表在《时代》杂志1861年第三期上。

朗诵《埃及之夜》，您记得吗？一双乌黑的眼睛！噢，你在哪里，我们青春的黄金时期！）嗯，那么，这就是我的意见：对那个鞭打德国女人的先生，我并不深表同情，因为，说实在的……有什么好同情的呢！不过同时我也不能不声明，有时就是有这样一些非揍不可的‘德国女人’，我觉得，没有一个进步人士能够完全担保，自己绝对不会动怒。当时谁也没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然而这个观点才是真正人道主义的观点，的确如此！”

说完了这些以后，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又大笑起来。拉斯科利尼科夫看得很清楚，知道这是个主意坚决、十分狡猾、决不会暴露自己意图的人。

“您大概是，一连几天没跟人说话了吧？”他问。

“差不多是这样。怎么：我是个这么随和的人，您大概觉得奇怪了吧？”

“不，我觉得奇怪的是，您这个人太随和了。”

“是因为您提的问题粗暴无礼，可我并不见怪吗？是这样吗？是的……有什么好见怪的呢？您怎么问，我就怎么回答，”他带着令人惊讶的天真神情补充说，“因为我几乎对什么也不特别感兴趣，真的，”他不知为什么沉思地接着说下去，“尤其是现在，我很空，什么事也没有……不过您可以认为，我奉承您，是因为我有什么企图，何况我自己也说过，我有事要找令妹。不过我坦白地跟您说吧：我很寂寞！尤其是这三天，所以很高兴找您谈谈……请别生气，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不过，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您很奇怪。不管您认为怎样，反正您心里有什么心事。就是现在，也就是说，并不是指此时此刻，而是一般说的现在……好，我不说了，不说了，请您别皱眉！要知道，我可不是像您所想象的那样的一头熊。”

拉斯科利尼科夫神情阴郁地看了看他。

“您也许甚至根本就不是熊，”他说，“我甚至觉得，您很有教养，或者至少在必要的时候也能做一个正派人。”

“要知道，无论是谁的意见，我都不怎么特别感兴趣，”斯维德里盖洛夫冷冷地回答，语气甚至好像有点儿傲慢，“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成为一个庸俗的人的缘故，尽管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戴上顶庸俗的帽子倒是挺舒服的……尤其是如果你天生就喜欢戴这顶帽子的话。”他补充说，又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我听说您在这儿有很多熟人。您可是个所谓‘并不是没有朋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不是有什么目的，您来找我干吗？”

“您说我有熟人，这倒是真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接住话茬说，却没回答主要问题，“我已经碰到过了。因为我已经闲荡了两天多，我会去打听他们，看来，他们也会来打听我。这还用说吗，我穿得体面，不能算是穷人；就连农民改革^①也没影响我：我的财产大都是汛期淹水的森林和草地，收入没受损失；不过……我不会上他们那儿去。早就腻烦了：我已经来了两天多，可是熟人当中谁也没碰到过……还有这座城市！您瞧，我们这座城市是怎么建立的！一座公务员和各种教会学校学生的城市！不错，早先，八年前我住在这儿的时候，这儿有好多东西我都没注意……现在我只把希望寄托在构造上，真的！”

“什么构造？”

“至于这些俱乐部啊，杜索^②啊，你们这些普安特^③啊，或者，大概还

① 1861年的农民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但未触及地主的利益，根据有关规定，可耕地、森林和草地都留给了地主。

② 杜索：当时彼得堡一家著名饭店的老板。

③ 普安特：法语Pointe，意思是“海岬”；这里指涅瓦河各小岛上的时髦娱乐场所。

有什么进步啊——这些，没有我们也行，”他继续说，又没注意向他提出的问题，“可是倒乐意作赌棍吗？”

“您还是个赌棍？”

“怎么能不是呢？我们有这么一伙人，都是最体面的人，这是八年前的事了，大家在一起消磨时间；您要知道，都是些最有风度的人，有诗人，也有资本家。一般说，在我们俄国社会里，只有那些常受打击的人最有风度——这点您注意到了吗？现在我不修边幅了，因为我是住在乡下。而当时，因为我欠了涅任市^①一个希腊人的债，终于进了监狱。这时碰到了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经过讨价还价，用三万银币把我赎了出来。（我总共欠了七万卢布的债）我和她结了婚，她立刻把我当宝贝似的带回乡下她家里去了。因为她比我大五岁。她非常爱我。七年来我没从乡下出来过。您要注意，她一生都握有一张对付我的借据，也就是以别人名义出借的那三万卢布，所以我只要稍一违背她的意旨——立刻就会落入她的圈套！她准会这么做的！要知道，女人就是这样，爱你也是她，害你也是她，两者并行不悖。”

“要不是有那张借据，您就会逃走？”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那张借据几乎没有使我感到拘束。我哪里也不想去，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看到我觉得无聊，曾两次邀请我出国！这有什么意思呢！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出国，可总是感到厌恶。倒不是厌恶，可不知怎的，旭日东升，朝霞满天，还有什么那不勒斯海湾和大海啊，看着都让人感到忧郁！最让人讨厌的是，当真是在想念什么，所以感到忧

① 涅任市：乌克兰的一个城市。

愁！不，还是在祖国好：在这儿至少可以把什么都归咎于别人，认为自己什么都对。现在我也许想去北极探险，因为j' ai le vin mauvais^①。我讨厌喝酒，可是除了酒，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试过。据说星期天别尔格^②要在尤苏波夫花园乘一个大气球飞上天去，出一笔巨款征求和他一道飞行的旅伴，这是真的吗？”

“怎么，您想去飞行？”

“我？不……我不过这么问问……”斯维德里盖洛夫含糊不清地说，当真好像在沉思。

“他怎么，是当真吗？”拉斯科利尼科夫想。

“不，借据并不让我感到拘束，”斯维德里盖洛夫沉思默想地继续说，“是我自己不从乡下出来。而且，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已经在我的命名日把那张借据还给了我，还送给我一大笔钱，数目相当可观，这大概都快有一年了吧。因为她很有钱。‘您要明白，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我是多么相信您啊’，真的，她就是这么说的。您不相信她这么说过？可您要知道，在乡下，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正派的主人。附近的人都知道我。我还订购了一些图书。玛尔法·彼特罗芙娜起初是赞成的，后来却担心我用功过度，会伤害身体。”

“您好像很想念玛尔法·彼特罗芙娜？”

“我吗？也许是。真的，也许是。顺便说说，您相信鬼魂吗？”

“什么鬼魂？”

① 法文，“我没有酒德”之意。

② 别尔格是彼得堡一些娱乐设施的所有者。

“普通的鬼魂呗，还有什么别的呢？”

“可您相信吗？”

“是的，大概，也不相信，pour vous plaire^①……也就是说，并不是根本不信……”

“经常出现吗，还是怎么呢？”

斯维德里盖洛夫不知为什么很奇怪地看了看他。

“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来看过我。”他说，把嘴一撇，露出奇怪的微笑。

“来看您，这是什么意思？”

“她已经来过三次了。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安葬的那一天，从墓地回来一个钟头以后。就是在我动身上这儿来的头一天。第二次是前天，在路上，天刚亮的时候，在小维舍拉车站上；第三次就在两个钟头以前，在我下榻的寓所，就在屋里，只有我一个人。”

“醒着的时候吗？”

“完全醒着。三次都是醒着的时候。她来了，说了大约一分钟的话，就往门口走去，总是从房门出去。甚至好像能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

“不知为什么，我就想过，您一定会常常发生这一类的事！”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说，但立刻又为自己说了这句话而感到惊讶。他非常激动。

“是——吗？您这么想过？”斯维德里盖洛夫诧异地问，“难道真的想过？嗯，我是不是说过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啊？”

“您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拉斯科利尼科夫很不客气而且十分激动地回答。

① 法文，“为了让您满意”之意。

“我没说过?”

“没有!”

“我却觉得，我说过了。我刚才一进来，看到您闭着眼躺着，假装睡着了的样子——我立刻就对自己说：‘这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这是什么意思?您这话是指的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高声大喊。

“指的什么?真的，我不知道是指什么……”斯维德里盖洛夫诚恳地、低声含糊地说，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

大约有一分钟，两人都不说话。两人都睁大眼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拉斯科利尼科夫懊恼地高声叫喊，“她来的时候，跟您说些什么?”

“她吗?请您想想看，她谈的都是些最无关紧要的小事，这个人真让您觉得奇怪：也正是这一点让我生气。第一次她进来（您要知道，我累了：举行葬礼，为死者祈祷，然后是安灵，办酬客宴——终于书房里只剩了我一个人，我点起一支雪茄，沉思起来），她走进门来，说：‘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饭厅里的钟您忘记上了。’真的，七年来，每星期我都亲自上这个钟，要是忘了，她总是提醒我。第二天，我已经上路，到这里来。黎明的时候，我进站去了，这一夜我只打了个盹儿，精疲力竭，睡眼惺忪——我要了杯咖啡。我一看——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突然坐到我身边，手里拿着一副牌：‘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要不要给您算算，一路上是不是平安无事?’她是个用纸牌算命的行家。唉，我没算一卦，为了这件事，我不会原谅自己的!我吓坏了，赶紧逃跑，不错，这时候开车的铃

也响了。今天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顿糟透了的午饭，肚子里装满了不好消化的东西，我正坐着抽烟，突然，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又进来了，她打扮得很漂亮，穿一件绿绸子的新连衫裙，裙裾长得要命，拖在后面：‘您好！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您喜欢我这件连衫裙吗？做工这么好，阿尼西卡可做不出来。’（阿尼西卡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女裁缝，农奴出身，在莫斯科学过缝纫，是个好姑娘）她站在我面前，转动着身子。我仔细看了看连衫裙，随后留心看了看她的脸，我说：‘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您倒有兴致为了这样一些小事来找我。’‘哎哟，天哪，我的爷，都不能来打搅您了！’为了逗她，我说：‘玛尔法·彼特罗芙娜，我想结婚。’‘您完全可能干得出这种事来，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刚刚埋葬了妻子，马上又去结婚，这可不会给您带来什么好名声。要挑个好姑娘才好，不然的话，无论对她，还是对您，都没有好处，只会让好心的人笑话。’说罢，她就走了，拖在地上的裙裾好像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真是胡说八道，是吗？”

“不过，说不定您一直是在说谎吧？”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

“我很少说谎。”斯维德里盖洛夫若有所思地回答，似乎根本没注意到问题提得那么无礼。

“从前，在这以前，您从来没见过鬼魂吗？”

“嗯……不，见过，一生中只见过一次，是在六年前。菲利卡是农奴制时期我们家的一个仆人，刚刚埋葬了他，我忘了，又喊了一声：‘菲利卡，拿烟斗来！’他进来，一直朝放烟斗的架子走去。我坐在那里，心想：‘他是来向我报仇了。’因为就在他死之前，我们刚刚大吵了一场。我说：‘你的衣服胳膊肘上破了，你怎么胆敢这样进来见我，滚出去，坏蛋！’他转身走了出去，以后再没来过。当时我没跟玛尔法·彼特罗芙娜